

记忆中的暑假生活,没有空调、冷饮,没有手机、电子游戏,虽然生活条件艰苦,但假期生活却丰富多彩,收获多多。如今想来,回味无穷——

难忘的暑假生活

走进军事夏令营

方仲平

勤工俭学建粮仓

梁建军

1971年,初中放了暑假,父亲给我找了份工作,去新城粮库建土圆仓,算是勤工俭学吧。

新城粮库在太钢北面迎新街一带,我住在并州东街。第一次去新城粮库,是父亲带我去的,我们骑车走了一个多小时。去了那里了解到,从太原站有趟火车到汾河站,是接送铁路职工上下班的,下车走十几分钟就能到粮库。第二天,我们就开始乘火车上下班。

建土圆仓的人大多是临时工,不少是粮食系统职工子弟,暑假出来打工,给家里增加些收入。我和一个叫茂平的小伙伴每天结伴上下班,茂平个子没我高,长我3岁,人挺机灵,因为他父亲和我父亲是同事,又是同乡,很快就熟络了。我们每天早晨7点就要赶到火车站,那时管理不严,就顺着铁路从桥东街进了站台,上了火车也不买票,也没人查。从汾河站下车,到了粮库正好上班。

土圆仓是上世纪70年代粮食系统为解决当时露天存粮多而采取的办法,成本低,占地少,见效快,所以在各粮库推广。土圆仓呈圆形,底座要高出地面1米左右,仓底用砖铺出,水泥磨面,防水防潮。圆形墙的主要材料是水稻秸。将一把水稻秸在黏土泥里浸透抹匀,直到每根稻秸都包裹在泥里。在泥里浸过的稻秸中间粗,两头

细,像鱼儿一样,人们把它叫作“鱼儿”。人们把“鱼儿”像编辫子一样,分成三股,一个接一个地往上编,相互咬合粘连,形成圆形墙,直到五六米封顶。墙干透后,要在墙的里外墙面上抹上掺有麦糠的泥土,泥干后,再抹上麻刀白灰泥,土圆仓的顶是一色儿的尖顶灰瓦。一个土圆仓能存放几十吨粮食。

我在那里工作了一个月,刚开始就是和泥、送“鱼儿”,把人们做好的“鱼儿”运到墙上,每天一身一脸泥。好在是夏天,下班后脱了工装,在水管上一冲就干净了。后来就编“鱼儿”,要编平编齐,技术要求高了一些,但收获最大的是学会了抹墙。架板高了,师傅们看我们年轻,手脚麻利,就让我们学抹墙。抹墙先学抹红泥,那时主要是把坑坑洼洼的墙抹出平面,用泥量比较大。熟练了以后就让我抹白灰,抹灰用力要匀,有压劲,做到平展,不凸不凹,半干后再压抹一遍,做到平整光亮。

我们建起的十来座土圆仓一字排开,圆筒,白墙,青瓦,甚为壮观,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储粮难。

随着社会的发展,土圆仓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如今,新城粮库建起了全省最大的钢架结构球形粮仓,高大雄伟,一座仓就可储粮1万多吨,真是天翻地覆的变化啊!

上世纪60年代我上小学三四年级时,学校组织过一次军事夏令营。夏令营第一天,我们就参观了解放军叔叔的寝室,看着战士们叠得有棱有角的被褥、整齐摆放的个人用品,同学们十分佩服,纷纷表示向解放军叔叔学习。

参观结束后,军训立即开始。军训头几天最苦最累,体质弱一些的女同学受不了,有好几个都病倒了。站军姿训练、队列训练、做操哪一项都是对同学们的身体和精神上的考验。

学拼刺刀时,同学们排成两行,每行最前头有两个稻草扎成的“假想敌”。教练告诉我们,攻击敌人时,刺刀要刺向敌人的心脏或者两腿部位。同时把各项攻击和防守要领面传身授地教给大家。教练让一位同学出列,站到他平行的位置上,要求听到口令再出手。教练喊一声“向前一步突刺”,要求同学听到口令后端起刺刀的步枪,向前跨一步,前腿弓后腿蹬,同时高喊着“杀”,用力刺向敌人心脏。当“假想敌”挥枪向你下腹部刺来时,你应当用枪托挡开刺刀,反手伺机再刺。练兵场上的喊杀声此起彼伏,不绝于耳。

军事夏令营接近尾声之际,解放军叔叔为我们表演了具有实战意义的拼刺刀比赛。比赛选择在一片坡地上进行,10多名参加比赛的战士头戴防护面罩,手持木头枪,拉开架势,做好准备。一声哨响,比赛开始,双方各自出击,抢占有利地形。战士们你来我往互不相让,你刺我一刀我还你一枪,同学们看得津津有味,战士们打得胜负难分。

短短的几天军训,既锻炼了我们的意志,又把解放军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和优良传统传承给我们,让红色基因代代相传。

割草挣学费

孙琪

那年夏天,我考上了县里的重点高中。这本来是一件值得庆贺的事,但我在父亲母亲的脸上却看不到一丝喜悦的表情。那时候,正是家里最困难的一段时间,常年生病的祖母突然病情加重,为了给祖母看病,家里已经卖掉了母亲喂养的两头大肥猪。而父亲在工地上干活时,又不小心从架子上摔下来摔断了几根肋骨,这让原本就困窘的家里更是雪上加霜。母亲整天愁眉不展,父亲的脾气也变得越来越暴躁。看到家里的状况,我想要上高中的话迟迟不敢向父母提起。

村子里的人知道我考上县里的重点高中,有的夸我念书厉害,也有的说:一个女娃儿,迟早是要嫁人的,读那么多书有什么用?父亲听到这些话,只是沉默不语,母亲则是唉声叹气。其实我心里明白,父亲母亲是想让我继续上学读书的,但我和弟弟上学的费用,对这个家来说,也是一笔不小的数目啊!那些日子,家里的空气沉闷而又压抑。

恰在这时,邻村的一个堂婶知道了我家的情况,特地来我家,问我去不去县里的畜牧站割草,说割一公斤给2角钱,割得多挣得多,一天下来能挣个十几二十元。对于农村的孩子来说,从小就在家帮大人干力所能及的农活,突然听说割草也能挣钱,而且挣了钱我就可以继续上学了,我怎么会不去呢!

第二天天刚麻麻亮,细心的母亲就把给我准备的午饭、镰刀、手套、背草的绳子,装进一个蛇皮袋子里,她一边扎好袋口,把袋子绑在自行车后座上,一边不停地叮嘱我一定要小心,别让镰刀伤着手。母亲絮絮叨叨地陪我走到村口,堂婶已经在村口等着我了,我骑车走了一会儿扭头

看,母亲还在村口站着,突然间鼻头发酸:这是我第一次出去打工,母亲一定是不放心我的。

刚开始割草时,炎热的天气加上繁重的劳动,一天下来,觉得骨头都快要散架了。割草的第一天,我拿着镰刀的手上就磨出了血泡,疼得我一边割草一边偷偷流泪。7月的太阳火辣辣地炙烤着大地,人们为了能多割草多挣钱,热得汗流浹背也不舍得到地头的树下休息一会儿。我们每天天不亮就从家里骑着自行车出发,到20多公里以外的草场割草,下午把自己割的草用绳子背到地头,由畜牧站的工作人员称完登记好才能回家,中午吃午饭时休息一会儿。说是午饭,其实就是馒头就咸菜,再加上自带的凉开水,有时,母亲也会煮两个鸡蛋给我带上。即便是这样,一想到一天能挣十几元钱,就觉得馒头咸菜吃起来也特别香甜。

那年夏天,高温天气持续,一部分割草的人受不了酷暑纷纷回家了。我也想过放弃,但是一想到挣不到钱,也许就再也不能上学了,为了能继续上学,实现心中的理想,我硬是咬牙坚持了下来。

一个多月后,当畜牧站的会计把一沓崭新的钞票递到我面前时,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我激动得不知所措,甚至不敢伸手去接这本来就属于我的钱。一个多月的时间,我挣了500多元钱呢!我为这小小的成功兴奋不已:我可以继续上学了!

当我把钱拿回家时,父亲母亲的脸上终于露出了久违的笑容。那次,母亲破例给了我30元钱,让我买自己喜欢的书。

假期生活丰富多彩

李汝骥

上世纪50年代,我在天津一所著名的百年老校上中学。

上初中时,要求学生通过“劳卫制”体育锻炼标准。那时的我体质羸弱,个子又低,“劳卫制”的许多标准都达不到,因此下决心利用暑假好好增强一下体质。虽说放假了,但学校的操场照常向学生开放。我每天早晨来到学校操场,与同学们先沿着跑道跑圈,然后练习单双杠、爬绳爬竿、跳高跳远等,最后与同学打篮球。同学们为了通过“劳卫制”,争取优异成绩,锻炼热情很高。我害怕拖了全班的后腿,利用暑期勤学苦练,同学们对我这个体弱生也给予多方面指导与帮助。功夫不负有心人,开学以后我顺利通过了“劳卫制”体育锻炼标准。

那时学校每年暑假时,图书馆照常开放,暑假是我集中阅读的黄金期,由于时间短,只能囫圇吞枣,浏览式阅读。有时也到新华书店“蹭”书看,那时书店允许把自己喜欢的书从书架上拿下,坐到楼梯一侧阅读。就这样,我利用暑假阅读了大量中外名著,如饥似渴地吸收着人类书籍的营养。

在上高中时的一次暑假,学校组织同学们参加了治理海河的勤工俭学劳动。主要任务是拓宽、加深河道。起初我们是把挖出来的河泥装筐运走,干了半天,手掌就磨起泡,双肩也压得红肿起来。后来我们又挖河底的泥土,从河底到河堤有两丈多深,一锹泥土要倒三次,才能送到岸上,不但要有臂力和腰劲,还要有准头。经过一个月的劳动锻炼,我们晒黑了,也长了力气。

我们那时的暑假生活真是别开生面、丰富多彩啊!自由的多样化选择,为我们的全面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